

以前瞻性目光主动适应 书写载体新变化

□梅国云

进入信息化时代后,看影视已经成为人们接受的首选,无论你怎么热爱读书,看文本的兴趣早已让位于视频。现在文学刊物的处境很尴尬,省级期刊邮订户超过5000册的凤毛麟角。出版社进入发行渠道的文学书籍,也只是扳着手指数过来的少数作家的作品。

有人会认为现在人们很少看纸质小说,是因为电子书更方便阅读。如果我们点开掌阅,除了网络文学之外,还能保持一定人气,只是古典名著和现当代极少数经典之作。2019年12月17日,曹雪芹的《红楼梦》的粉丝订阅量是4636,施耐庵的《水浒传》是4025;现代作家里,《张爱玲全集》是2257,沈从文的《边城》只有38;当代作家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1920,贾平凹的《极花》是1.2万,苏童的《万用表》是213。翻了一圈,只看到余华的《活着》订阅量达25.1万,陈忠实的《白鹿原》达19万。

从杂志社到出版社到网络平台,出现这样的局面,意味着不仅大众阅读急剧萎缩,精英阅读也同样。

如果说作家出了问题,这在冤枉了他们。当今的社会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丰富多彩,人性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复杂,作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写作者的视野都更为广阔,技巧都更为熟练,脑袋都更为聪明,怎么可能写不过古人?

这是人类进入信息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表明人类书写的载体及阅读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转变。

我们不妨往历史纵深处回溯一下,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时候,表达文学的方式只是嘴巴,文字出现后,表达文学的载体便从嘴巴往其他物上转移,龟甲、兽骨、植物的皮和叶、石头等等都是载体。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龟甲和兽骨有十多万片,就记录了商朝的重要事件,蔚为壮观。殷墟发现的一块残骨,上面就刻有关于某次战争战绩的记事残文,被甲骨学者称为“小臣墙刻辞”。其中有一条卜辞说:“辛未卜贞(‘争’是管贞卜的人的名字):妇好其比伐巴方,王自东探伐,戎(陷)于妇好立(位)?”意思是,让妇好和某某一起去征伐巴方,而王则亲自从东方深入进击巴方,敌人会陷入妇好的埋伏吗?字虽然不多,但所包含的意思已经相当丰富。那个时候虽然有了甲骨这样的载体,但文字毕竟只有贵族、占卜者等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掌握,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也看不懂,大众使用的文学载体,依然是嘴巴。及至竹筒的出现,文学书写的载体,才在传播上发生重大飞跃。大量的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神话通过竹筒四处传播。《离骚》《史记》都是通过竹筒传播开来的。

生产力始终是社会进步的決定力量。东汉初期,宦官蔡伦有一天忽然心血来潮,想着民间用来包裹草药的粗糙的草纸,该有多好!他试着用竹片树皮麻等物做原料,经过反复试验,生产出来的纸不仅白,而且光洁度高,韧性还出奇的好。他当时真没想到,他这一小小的发明,居然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

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化,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成熟后,书写文学的载体渐渐与纸张疏离,就如当初有了纸,人们就不太喜欢竹筒一样。屏幕将原本表达具象生活的抽象文字,还原成了具象画面。作家在纸上写“美女”二字,到了屏幕上就成了能歌善舞的窈窕女子,作家在纸上用文字表达一个故事,到了屏幕上就成了一群人的爱恨情仇。从纸上文字到屏幕上的影像,是小说书写载体形态的进步。导演把嘴巴讲文学、笔写文学,变成摄影机拍文学,最终将小说文本变成屏幕影像。

其实人类在19世纪60年代发明出的无声电影,正是人类小说书写产生新载体的重要信号,它的深刻的革命性意义就跟蔡伦发明了纸一样,只是人类当时没有在意这样的变化。

关于文学创作,亘古不变的是人的大脑的构思,用什么来表达,就看用什么载体。上个世纪,作家成为编剧十分罕见。饭局上如果遇到谁是某某剧的编剧,一桌人都会投来仰慕的目光。这些年,我们身边的编剧随处可见,如果把短视频编剧也算上,可以说是多如牛毛。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作家进入影视界,并不是改行,只是换了表现载体,就如有了纸张而放弃竹筒一样。单一的平面的文本文学已经被类似电影这样的影像文学挤得没有多少读者了。



有人说,电影永远没有印在纸上的小说富有文学性,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文字描述的不可言状的东西,不可能通过影像表达。这很可笑。遥想远古,文字出现后,当专事“说书”的看到有人把故事往甲骨上刻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说,这刻出来的话冷冰冰的,哪里有我嘴巴讲的精彩?他可能没有想到,当文字书写在载体上,被四处传播的时候,“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而今书写的载体进步了,真不可以简单地下一个“影像”表达不如“书”的结论。很多人看过宏观宇宙和微观细胞对应关系的影像,那种神奇的体验,是阅读书本永远无法实现的。

第二个原因,资本会使电影不具文本的文学性。说电影必须迎合大众的口味。如此,作家在创作电影时,就会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担当。其实小说出版背后照样是资本的推动。作家一样会跟出版社在版权问题上讨价还价。出版社一样会建议你选什么样的创作主题,才能赢得市场。电影有没有文学性,与影像技术毫无关系,让电影失去文学性的是资本。当影像技术发展任何作家都可以像在纸上书写文字那么简单时,你便可以不受资本的控制。

据说莫言给自己的小说《红高粱》当了编剧后,又与人一起编了电视剧《哥哥们的青春往事》和《红树林》。某一天,他忽然警惕起来,心里生出“文学好了,导演自然会看上”的感慨。有人说,假如莫言不警惕,就不会有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其实莫言警惕的是资本,并不是影像技术。假如他生在将来,可能不会放弃影像技术而去通过传统的码字工艺创作。未来评选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可能不再看参评者的文本。就如有了纸,你为何还运来一卡车竹筒一样。

从趋势看,未来的影视不只是可以观看,还会有触感(4D已经实现),总有一天,作家构思到哪儿,全息影像就会出现在哪儿,你想到谁,谁就会来到你的面前,你想到什么美味,酸甜苦辣就会刺激到你的器官。现在的生成模型技术,可以生成文学想象里并不存在的东西。生成模型技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生成器,一个是判别器。生成器和判别器在不断进化中相辅相成。生成器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判别器,让判别器判别不了。而判别器就是为了找生成器的毛病。两者最后实现平衡,便可以乱真。

AI可以将正在奔跑的一群马全部变成斑马,可以将文字全部转化成语音。几年前的机器人都是僵硬地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地念小说,现在已经转化成你崇拜的明星读小说。不仅如此,AI技术还可以转化人的脸和表情。在最近的一次文化活动中,观众就和已经去世很多年的邓丽君全息影像进行了互动交流。一些大型表演,舞台上瞬时有无数舞者,就是全息技术在迷惑现场观众。未来这样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后,并且使用成本就跟家里购置一部电脑那么便宜了,作家们的创作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你虚构出来的故事可以随机生成,你故事里的人物就到你身边站着,你可以叫她换着一件又一件漂亮裙子,直到完全符合你作品里女主角的气质。这样的创作乐趣,谁还会通过枯燥的码字来完成一部小说?

但纸质的书永远不会消失,正如茶馆里的评书。在文字没有产生的时候,人就在通过嘴巴讲故事了,直到现在还有人喜欢坐在茶馆里听评书人讲《武松》。未来,捧一部书,燃一炷香,泡一壶茶,同样是某些人的生活方式。

作家是构建未来的天生的幻想家,用影像技术创作无疑是最熟练的应用者。正如有了龟甲,他们最先会在上面刻;有了竹筒,他们最先会在上面写……

我深信,未来影视编导队伍的构成,主要是作家。

(上接第1版)

“你得看见那个人,看见他怎么做事”

初到中国,李莎常常感到疲惫。到王府井大街采购,往来的车流、身体与身体的接触摩擦都挑战着她的神经。她说,在中国的老外有一种说法:谁在中国待一周,能写出一本书;待上一个月,差不多能凑出一篇文章;时间再长就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时间长了,李莎自己也患上了“沉默症”。所幸她可以阅读和翻译,在快速变换的环境中以此慢慢地“重新发现自己”,调试从间离到归属的过程。在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的自述中,李莎说,突然有一天她意识到,“中国是一条巨大的鲸鱼,混杂于上万个黑色头发的人山人海的我是最安全的、最舒适的、最温暖的”,她开始初步明白“为什么不管是什么外来的文化,终于都被中国吸收、消化了并纳入其中的原因”,她开始学会“不让第一个印象占满我的心里”,学会“观察细节,细听语调”,重新发现了自己在中国的独特性,并获得一种归属感。

当然,30年的中国生活中,李莎和很多中国作家成了朋友。

在翻译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李莎的破解之道是从作家本人身上找答案。她会找作家询问、沟通和对话,并得到解释。不用像翻译已经去世的作家那样靠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和理解。“直接找他”是翻译当代文学的优势,在她看来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

一来二去,李莎和很多中国作家的交情就不只限于译者 and 作者。她经常和刘震云一起吃河南菜,她的女儿和刘震云的女儿也是朋友。刘震云女儿执导电影的时候,也请李莎过去待几天,分享心得。李莎还去过阿来家,见到了阿来的家人,和他们一起吃饭……李莎和作家们的交流就是日常交流,“就是生活吧,一起分享”,但是“特别有意思”。她在翻译徐皓峰的《师父》时,因为写的是武术,有一天她跟徐皓峰说,“一块儿吃饭吧,说一下这个事儿”。席间,徐皓峰说着说着就站起来,开始摆一些武术动作,“整个饭馆都在看,好玩极了”。

这种朋友间的交流对于李莎来说非常重要,不仅仅在于作家回答了翻译中某个具体的问题,而是因为“你多了解他们,你就多明白他们写的东西”。李莎一个人做翻译的时候,看到一句话,会想起那个作家的脸或者他正在写的一套书,这可以激发他的想象力。多年来,李莎积累了一套翻译心得,“你得明白他怎么想,才有方法把他的思维变成自己的语言。你得看见那个人,你得看见他怎么做事,你得进入他的脑子,才能翻译他的东西”。

“把中国文学介绍到外国,是我们愿意做的”

随着对中国文学的熟悉,李莎的翻译工作开始忙起来,到现在,“几乎没有一分钟闲着的时间了”。忙归忙,李莎觉得很满足,她觉得“中国故事”自己只解了一小角,虽然很难,但越看越有趣,各种各样的工作也会给人成就感,让人变得越来越敬。近几年,李莎在中国文学的意大利语翻译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3月12日,意大利夜间出版社凭借《关于爱欲和食物的8篇中国小说和8篇意大利小说》一书获得了2019年意大利国家奖中的翻译及文化交流奖项。该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夜间出版社共同策划的意大利版本,2019年由夜间出版社出版发行。李莎是该书的主编之一,从2017年开始,她和另一位主编、意大利汉学家、翻译家傅雪莲一起,负责为这本书寻找意方出版社、中意双方的联络、选取合适的意文和中文小说,并组织参与该书的宣传活动。她还翻译了作品集中文珍的《西瓜》、冯唐的《麻将》、葛亮的《浣熊》、支俏的《双食记》4篇中文小说。目前,她正在与人文社讨论其他主题的中意双语互译作品集。

李莎和傅雪莲的相识始于《人民文学》杂志意大利版《汉字》的创办。2011年,《人民文学》创立英文版《路灯》。2012年,李莎应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的邱华栋邀请,参加《路灯》的研讨会。看了《路灯》后,她非常喜欢,并建议也做一个意大利的版本。2014年,邱华栋给李莎打电话说,可以做意大利版本了。邱华栋介绍,李莎认识了米兰比克卡大学的傅雪莲,两人开始合作《人民文学》意大利版《汉字》。《汉字》第一期于2014年出版,刊发了铁凝、李敬泽、麦家、范小青、李洱、刘慈欣、翟永明、于坚、鲁敏、盛可以、田原、阿乙、路内、笛安、任晓雯等作家的作品,涉及小说、随笔、诗歌等。李莎说,第一期对于作品的选择意在提供对中国文学的全景式扫描,反映当今中国社会人们所关注的不同方面以及对历史的认知和思考,并有科幻等不同形式,在作者的选择上则

侧重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和新生代作家。之后,每期《汉字》都有不同的主题和侧重,比如2015年第二期以女性为主题,之后有一期以城市为主题,还有一期以“丝绸之路”为主题,选择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2019年最新的一期则以科幻为主题,选择了刘慈欣、陈楸帆、夏笳等作家的科幻作品。

从2016年开始,《汉字》在原有一年一期的基础上,每年增加了一本中意双语版。李莎介绍说,双语版是考虑到能够给意大利的出版社提供一些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和获得重要文学奖的作品。在主题和内容选择上,李莎有自己的观察角度和想法。“我们既然做了科幻,那也可以做一个系列,就叫类型文学,按主题选择一些比较经典的作品,比如悬疑。”她也在考虑应该做一期网络文学,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有非常多比较成功的网络作家。李莎甚至想,在每一期固定的诗歌板块,也许可以选择一部分rap歌词,把这些rap歌手自己的语言作为诗歌艺术来呈现。“好吧?这是中国年轻人喜欢听的也关注的东西。我觉得把这些新的东西介绍给意大利的年轻一代,可以使这两群人更接近一点,互相理解。毕竟将来他们是有机会互相接触的。”

现在,《汉字》在意大利的发行由罗马和米兰两个较大的书店发纸质版,包括亚马逊在内的网上书店也能买到电子版,主要的读者来自高校、评论界和出版社。《汉字》是意大利十几所教汉语的大学的必读或参考书,老师和学生们不只是用来阅读,也用来做一些翻译。李莎介绍说,他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个翻译比赛,鼓励学中文的学生们参加,从《汉字》中选择作品,获奖的翻译作品将在《汉字》上推介。这样做的初衷是因为中文和意大利文的区别太大,翻译有可能把一本不太好的书变成一部杰作,或者把一部杰作变成垃圾。“我不一定翻译得对,你可能有一个方法比我做得好;或者我的翻译是一种选择,还有其它五六种选择也很好。我们也可以讨论为什么会这样翻译。”

早些时候,大部分意大利读者熟悉和喜欢阿城、苏童、余华等中国作家,“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们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带文学进来的”。但近几年,李莎更希望意大利出版社和读者能更直接关注到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家和作品。杂志是一种媒介。除了学中文的学生或者对中国感兴趣的普通人,李莎希望能够通过《汉字》向意大利的出版社推介更多新的作家和好的作品。所以在选择作品时,她们会有意识地选择以前很少或没有作品被翻译成意大利文的作家。现在已经有更多中国作家进入了意大利读者的视野,李莎的策略是,“我们拿短篇吸引出版社的兴趣”,将这些重要作家介绍过去。

当年看了英文版而喜欢上王安忆的作品,而现在,李莎希望意大利学习中文的学生能够通过意大利文来了解中文、了解中国文学。刘慈欣《三体》的意大利文版是从英文翻译的,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是通过法文转译成意大利文。李莎觉得这种通过第三种语言转译“是上个世纪的做法”,“当然,英文是很重要的语言,但我们的语言不是英语,而是意大利语”。对于重要的作家作品,李莎认为必须由中文直接翻译成意大利语。她对翻译力量比较乐观,大学里有老师和学生对中意文学翻译抱有热情,意大利也有很多优秀的中文翻译,“当然你不能认为这件事一做就能成功,你得作出精神上的投资,必须付出时间才能有所收获”。

接受采访时,李莎说:“把中国文学介绍到国外,这不是义务,而是因为好玩、有意思,我们愿意这么做。”今年是中国与意大利建交50周年,在筹备使馆文化处的各种纪念活动之外,李莎正在翻译李洱的小说《花腔》。或许李莎口中的“好玩”“有意思”,正是在于她通过当代文学,克服了初到中国的“沉默症”,觉得“有话可说”,从而打开了解读中国的一扇门。

王军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联出版社社歌分社总监王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18日在南京逝世,享年53岁。

王军,笔名洪旭。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我的西域》《央典措心史》,长篇小说《两栖人》,散文集《我的灵魂穿着草鞋》《浪漫的骑士》等。

主办单位: 宁波市文联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

文学港

2020年 第2期目录 总第255期

本刊观察 主持:李德南
知觉小说——庞羽小说后现代性一议 李蔚超
内伤与雄心 李一
庞羽小说二题
有大片云朵燃烧的夜晚
阳光下
日月星辰下的孤独诗(创作谈)
小说速递
授课道具 姚十一
擦肩而过 冷火
闺蜜吗 强变
押运车 孙鹏飞
幻文学
行星与记忆(短篇) 王威廉
诗歌前沿

首推 生活指南(组诗) 泉
精选 从内部突围 亚楠
莱茵河畔(组诗) 张敬华
本色(组诗) 阿罗
花事(组诗) 谢克强
遇见(组诗) 群荣
低处的欢喜(组诗) 温小词

散文在线
徽州行 樵夫
潘家埠 仇赤斌
“君子藏器”虞世南 徐可
自己 蒋晓华
新爱莲说 荣石
安澜路 紫鹰
宁波市文学内刊作品选
东风路向左 卓娅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143号14楼 邮编:315042
投稿邮箱:Leimo1979@sina.com(小说),2861182167@qq.com(诗歌)
164197166@qq.com(散文),wxgzixin1010@sina.com(期刊联盟)
电话:0574-87312087
月刊 定价:12.80元 全年价:150.00元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20年第四期要目

现实中国
养老革命(报告文学) 长江
作家人气榜
二姐的燃情岁月(中篇小说) 石钟山
你是传奇(创作谈) 石钟山
《北京文学》70年华诞经典回顾
爱,是不能忘记的(短篇小说) 张洁
怎样的爱,才值得不被忘记(评论) 李建军
好看小说
科技泄密者(中篇小说) 【美国】黄宗之
找呀找(短篇小说) 色
后弄(短篇小说) 薛舒
诊断书(短篇小说) 吴万群
家厨(短篇小说) 范朝阳
梦游者(短篇小说) 柳岸
新人自荐
末日(短篇小说) 牧寻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期定价18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刊。本刊2020年杂志仍可订阅,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本,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订购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邮发代号:M428;地址: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邮编:100031;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末日怎样来临?——读牧寻的短篇小说
《末日》(点评) 张学昕
天下中文
凝华仙境(散文) 陈新石
石问(散文) 王剑冰
甌甌忆朱痕(散文) 林逸
莲石湖,我的后花园(散文) 岳强
真情写作
真心安处是吾乡(散文) 陈亚军
我家奶奶的百年天机(散文) 钟兆云
驰骋千里,驮驮黄而来(组诗) 包立群
在眼科病房(组诗) 高若虹

《中国作家书系》图书出版征稿

由南京远东书局组编的《中国作家书系》《当代艺术家图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可出版。国内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号。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所属相关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戚若愚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国内有关报刊发布书讯。作者也可委托本局代办发行。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局编辑出版的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质量有口皆碑。图书出版后,可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1016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12室,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y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52103958